

一份军用地图的传奇故事

文 | 李伶

提起保卫延安，尽人皆知。问及毛泽东用的那幅军用地图哪里来的，却很少有人知晓。倘若了解我军历史上的“巴山协定”（亦称“汉中密约”），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栈道翻车 上报损耗留后手

1933年春，红军进入巴山。蒋介石责令四川各派军阀“停止内讧，共同剿匪”，并委川军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“川陕边区剿匪督办”，拨给军费20万元、子弹100万发……巴山南麓的“剿共”阵势轻而易举地形成了。

巴山北麓，本属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防区。蒋介石原以为红军会西进甘肃天水，早已将杨部（亦称陕军或西北军）第38军主力调往甘肃，而将陕南防区交给了他的嫡系胡宗南的第1师（迅即扩编为第1军）。按理说，夹击巴山红军应由1师承担。然而，惯于借“剿共”排除异己的蒋介石却舍近求远地责令38军重返陕南，与胡宗南调防。

杨虎城左右为难：若违抗军令，就会军法处治，或被取消番号；倘若服帖顺从，恰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之诡计，陕军实力亦不堪设想。

这时，十七路军作战参谋、中共地下党员武

志平通过高级谋士杜斌丞向杨虎城建言：“联络红军，互不侵犯。”

随后，武志平跟随38军军部向汉中转移。当他们通过最后一段栈道时，山谷里突然刮起一阵狂风，将那匹驾辕军马的蒙眼布刮飞了。那匹马看到足下那汹涌波涛滚滚而去，便惊魂不定地狂奔不止。结果马惊车翻，滚落河中。上报损失时，武志平便将一份川陕甘三省的军用地图打了“埋伏”。

出使红军 地图派上用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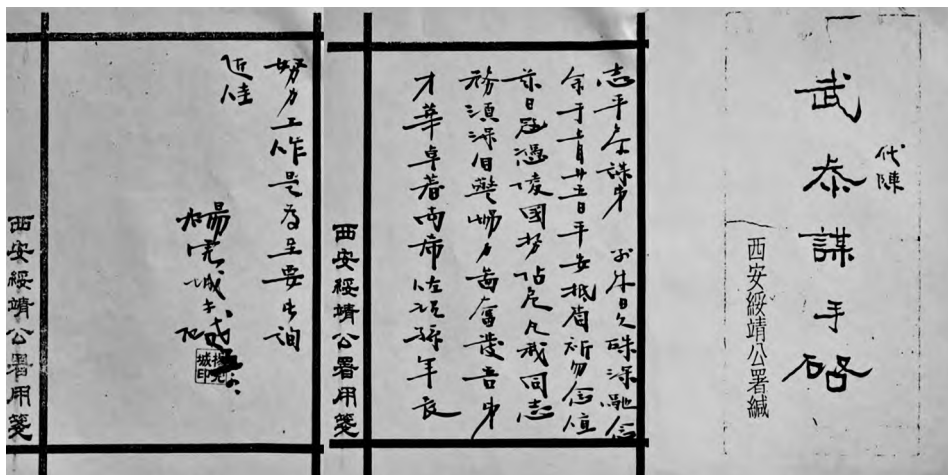
武志平到达汉中共一个多月，接到了杜斌丞的密信，暗示“所议有成”。接着，他收到了杨虎城托38军军部参议王宗山捎来的一封信。

志平参谋弟：

别来日久，殊深驰念。余于上月廿五日平安抵省，祈勿念。值兹日寇凭陵，国势岌岌，凡我同志，务须深自警惕，力图奋发。吾弟才华卓著，尚希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，是为至要。此询近佳。

杨虎城手启 五月四日

这是一封耐人寻味的亲笔手书。十七路军总指挥给属下少校级军官称兄道弟，何其倚



◆杨虎城托38军军部参议王宗山捎给王志平的亲笔信。

重！“佐理孙军长努力工作”，暗示新任务的领导关系。联想到杜斌丞“所议有成”的暗示，王志平断定，这就是“降大任于斯”的“手谕”。这份重要信件，作为一级文物，至今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两天后，孙蔚如军长、王宗山参议找王志平谈话，并代表杨虎城将出使红军的任务交给了他。王志平喜出望外：打下“埋伏”的那份军用地图和积攒的密电码等机密要件，正好派上用场。

38军军部秘书主任、中共地下党员徐梦周提醒王志平考虑一个问题：20天前，陕军团长张汉民（中共地下党员）委派营长张含辉联络红军，至今有去无归。这说明，红四方面军领导对白区地下党和白军将领是不信任的。他提醒王志平要在“取信”二字上动些脑筋。

1933年5月13日凌晨，化装成商人的王志平，以走村串巷的理发匠杨才为向导，背着那筐沉重的军用地图等物，悄悄地离开汉中向南走去。

随机应变 神奇莫测的“财神爷”

两天后，他们翻越了巴山顶部的天池寺，来到南山坡下的西河口小

镇。就要进入红军防区了，不料一场战斗，红军南撤，这里成了土匪民团徐耀明的天下。潜伏在民团中的川军特务赵副官打开了那包军用地图，用枪口顶着杨才的脑门，逼问究竟。

王志平沉着地掏出了伪造的红十字会身份证，声言“调查灾情”。

赵副官仍然追问：“这与军用地图有何关系？”

王志平辩解道：“哪里遭灾，哪里受穷，我就在地图上画个圈圈。后边的人就按这些圈圈发救灾粮、救灾款。”

徐耀明团长发财心切，立刻与王志平拜为“兄弟”，并带着属下黑压压跪了一地，求这位“撒金播银的财神爷”给他们村子画圈圈。

“随便画圈不对头，要说出怎么苦，怎么穷？”

匪徒们争先恐后诉说巴山的苦情，就连压寨夫人广兰芳也唱出了巴山民歌《我家穷得八面空》。

虚与委蛇之中，王志平成了民团匪徒们的“武大哥”。他从徐耀明的盛情接待中摸清了红军的大致位置，第二天一早便以“急于调查灾情”为由，分手而去。临别，徐耀明雇来滑竿，赠以名片，还给必经之道的广家店村吴甲长写了信，让他向下传：“派脚力（向导）一站一站朝下送。”

川军特务赵副官却在背后埋下了杀机。他怀疑王志平是红军探子，白天碍于徐耀明的阻挠，不能很好地搜身，就在深夜对手下的两个小特务说：“这家伙身上肯定还有机密，明天，你俩抬滑竿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先‘剥稻壳’（全面搜身），再‘吃生米’（灭掉他）。”

事有凑巧，此番密谋被起夜解手的向导杨才听到了。第二天上路之后，他设法将

此阴谋密告了王志平，然后，为保自安，独自回汉中去了。

侠女相助“剥稻壳”阴谋落空

杨才离别之后，王志平将藏有地图的背篓放在滑竿上，自己跟在抬竿人身后，密切注视那两人的行动，傍晚时来到50里外的广家店村，跟这里的吴甲长接上了头。

受吴甲长委派，该村失去一只胳膊的独臂老汉（人称老独臂）成了翌日进山的向导。

那两个小特务虽然失去了“滑竿护送”的机会，但暗杀行动并未就此结束。深夜，他俩用刀子顶着老独臂，软硬兼施地说：“徐团长砍了你的胳膊，这个仇不报啦？那个大个子（指王志平）是徐团长的好朋友，汉中府下来的大官。只要灭了他，徐耀明没有后台，他的死期也就到了。”他俩还说，“只要你把那家伙带到狼窝掌，事成之后，他身上的鸦片和金钱都归你，我们只要枪支、信件、地图什么的。”

老独臂染上了鸦片瘾，听说有鸦片，便同意“入伙”了。

5月16日清晨，老独臂背着装有军事地图的背篓，带着王志平向下一

站目的地塔子坪走去。进入深山老林后，跟在身后的王志平发现疑点：每至岔路口，老独臂总要折断树枝，或以草鞋等留下路标。

快到塔子坪了，又是一个岔路口，老独臂带王志平走上了通向狼窝掌的岔道。突然身后传来了女子的歌声。王志平由此断定，塔子坪就在附近。他随着歌声追过去，走着走着，进入了丛林中的塔子坪黄甲长家。

染上烟瘾的老独臂心生歹意，悄悄地跟黄甲长商定：晚餐桌上将王志平灌醉，先“剥稻壳”，再行分赃。黄的、白的、黑的（金、银、鸦片等财物）归黄甲长，枪支、地图、信件等由老独臂拿去领赏。

此番密谋被那个山歌引路的山村姑娘听到了。她叫梁秀红，甲长老婆的堂妹，从小死了爹娘，无依无靠，成了抱女子（童养媳），因吃不住婆婆毒打，逃到深山老林的堂姐家来投亲，借机寻找红军，以图跳出火坑。听说王志平带着枪和军用地图，



◆1933年王志平留影。

要去高压河。河那边就是红军，由此判断，这人与红军有关系，故出手相助。姐夫黄甲长交给她的那包蒙汉药，她没有用来加害王志平，却在斟酒时做了手脚，巧妙地将黄甲长和老独臂药倒了。

等他们一觉醒来，梁秀红已经带着王志平向高压河的渡口走去。

上路之后，她向王志平讲述了上述一切。

中午时分，天空下起了小雨，他俩在山洞里进食，听到洞口外的小路上有说话声，伸头一看，老独臂带着那两个小特务正在匆忙赶路哩！

梁秀红说：“看到没有，还在追杀你！渡口不能去了，去松林坡吧！”

姑娘带着王志平左拐右拐，傍晚时到达高压河边。王志平犯难了，特殊任务在身，他不能带她过河去找红军，便留给她些银元，并将汉中的地址写给她……

此时正值洪水泛滥，王志平掏出一卷细麻绳，一头连接装有军用地图和随身物品的油布包，另一头系于腰间，然后，使劲向对岸游去。他每前进一步，就被河水冲下去一大段，那漂浮的油布包也跟着移动。大约5分钟之后，他抓住了对岸的侧枝，就势上了岸，继而收拢绳索，军用地图等漂浮物也平安地过了河。

化险为夷 巧借匪徒送密信

过了高压河，参天大树，雾障如魔，王志平迷路了。夜雨滂沱，凶兽四出，他在一棵大树上渡过最漫长的夜晚，醒来又被另一股匪徒绑架到西乡县黑风洞去见匪首。

这里是徐耀明团第2营盘踞的地方，为首的营长叫袁刚。

匪徒们从他的行囊中翻出了蜡封的军用地图，正欲打开，有人发现了徐耀明的那张名片，这就成了王志平“拜见”袁刚的“介绍信”。袁刚设宴招待，挽留住宿，并与王志平交了“朋友”。交谈之中，袁刚直言不讳地流露出与徐耀明在争夺山大王中结下的怨仇。川军委任徐耀明为四川通江县民团团总，袁刚不甘屈居，一心想摆脱“挑炭”（土匪）之臭名，弄个西乡县民团团总之名，与徐耀明平起平坐。王志平声称自己虽是红十字会的，但在陕军和红军里有好多朋友，两头官场走得通，表示愿意帮这个忙。又考虑到离开汉中之业已一周，孙军长他们定会为之悬心，便借匪徒之手送回书信一封：

孙军长：

昨日到了八海坪，我被袁刚仁兄等人接至黑龙洞倍加款待。此地乃川陕咽喉要冲，地势十分险要。这里的许多弟兄都愿听从您的命令，供作驱遣。他们别无所求，仅希望能补充些弹药。另袁刚兄坐镇黑风洞，愿为西乡县政府尽力安民，只觉得名不正则言不顺，望指示杜县长与之接洽，委以西乡县南区民团团总之名。此事关系朋友情谊和川陕边界秩序之安定，深望鼎力玉成，恳请卓裁！

王志平

五月二十日

孙军长接到袁刚着人送来的这封密信，得知王志平进展情况及其中奥秘，当即拨给500发子弹、通知西乡县县长杜礼丞（杜斌丞之弟）填写委任状，让军部副官刘宗宽派人去黑风洞料理。这时，王志平已平安地离开了黑风洞。

热情接待 红军设宴迎嘉宾

出了黑风洞，王志平独自背着大包袱，又赶了两天路程，来到四川通

江县两河口，在一座平平常常的民房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傅钟。他撕开身上的衣褂，拽出了孙蔚如军长代表杨虎城写给红四方面军领导的亲笔信。

徐向前总指挥、陈昌浩总政委：

当前日寇凭陵，国势岌岌，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，而蒋介石却侈谈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妄图以武力消除异己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，我中华民族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。言念及此，实切隐忧。蔚如与杨虎城窃谓，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，尽可开诚商议，岂容兵戎相见，兄弟阋墙，而置外患于不顾？特不揣冒昧，派我部参谋武志平晋谒虎帐，陈述我方对于时局的意见。深愿停战议和，共同反蒋抗日，以纾国难。贵军如表同意，请迅即派员前来，共商大计。迫切陈词，无任翘盼之至。敬祝胜利！

孙蔚如 谨启

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

傅钟读罢来信，不断赞扬说：“我个人认为很好。来书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着想，很可贵！”武志平说：“为表诚意，我顺便带来了国民党参谋部颁发的甲乙丙三种秘密信号、口令、军用密电码、旗语、地对空联络标志，还有这套川陕甘三省十万分之一军事地图。”

傅钟接过这份军事地图，沉沉的，厚厚的，严严实实地捆绑着，宛如一尺多高的一捆大型杂志。他赞叹说：“这么厚，又这么远，你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武志平简要叙述了梗概。

正在前线指挥空山坝大战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，得知杨虎城的特使送来了军用地图，异常兴奋地在电话中对傅钟说：“雪中送炭呀，你马上派骑兵班给我送来！”

雨夜伸手不见五指，为了不暴露目标，这次送图，既不能打灯笼、又

不能举火把。骑兵班想出了绝妙的好主意：他们将点燃的香火固定在上下不透光的竹筒里，壁上凿有上下两个透光孔，骑兵们背上这种透着光点的竹筒，好像两只萤火虫在闪闪发光，以此引导后者谨慎跟进。

一个多小时后，徐向前给傅钟回电话：“地图收到了，很有用。好好接待来使！”

这是红四方面军独一份的大型军用地图，徐向前爱若珍宝，一直用以指挥作战。

两军会谈 签订“汉中密约”

中共西北军委主席张国焘设宴招待了武志平，并安排他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、参谋长曾中生、后勤部长郑以斋、卫生部长苏井观等高级干部相会。此后，红军代表中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（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）随武志平抵汉中。

孙蔚如欣喜地电告西安杨虎城：“门叫开，何意待客？”

杨虎城复电：“举酒杯。”

正式会谈进展很顺利。唯独军用地图上打了折扣。红军各师都希望得到一份军用地图，所以，徐以新在谈判中提出：希望陕军提供川陕二省军用地图。

孙军长说：“没有其他省的，陕西的也用不上。我让武参谋给选一份巴山地区的就是了。”这个折扣在徐以新心中打出了问号：“武特使送地图难道另有蹊跷？莫非他也是自己人？”

会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，达成了四条协议：

一是“巴山为界，互不侵犯”；二是陕军阵地前沿设两军联络站，由武志平常驻，代表陕军，处理边界事务；三是红军可以以隐蔽方式来汉中

采购部分日用品；四是陕军馈赠部分药品和部分军用地图，以表诚意。

会谈之后，武志平按照红军列出的清单，在汉中购置了17担物品，雇用17个挑夫，每站30里，到站换人，一站一站朝前送，这就为物资的最终落脚点保住了秘密。

武志平和徐以新打扮成商人模样，大摇大摆地走在队伍的后边。

红军得到这么多的紧缺物资，非常高兴，又开出一些清单，希望武特使继续雪中送炭。

武志平则利用陕军前沿联络员的合法身份，开辟了东、中、西三条交通线，将大量的药品、布匹、擦枪油、无线电器材等源源不断地运向苏区，有力地粉碎了蒋介石对川北红军的重重“围剿”。傅钟需要的白区报纸也是从这条交通线上传递过去的。红军从这些报纸中及时掌握了全国各地许多敌情和社情。提供报源的是《西北文化报》社社长宋绮云。后来宋绮云成了杨虎城的秘书。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，他和夫人、儿子在中美合作所与杨虎城一块被杀。小说《红岩》中的小萝卜头就是宋绮云儿子宋振中。

武志平在护送徐以新南归途中，就势于川陕边界只有7户山民的小山村凉水井建立了陕军前沿秘密联络站，由他和一名勤务兵在此驻住。

张国焘、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等对汉中会谈的4条协议表示赞赏。于是，复派徐以新赴汉中正式谈判。两军于1933年6月24日仍在参议王宗山（先后曾任孙中山、蒋介石英文秘书）家中正式签订了“巴山为界，互不侵犯，联共反蒋，共同抗日”的秘密协定，这就是我军第一个有效统战协定，即“汉中密约”，亦称“巴山协定”。

这个协定坚持了将近两年，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，红四方面军由



◆孙蔚如

入川时的1万多人发展至8万之众，成为红四方面军史上的鼎盛时期。后来，签订“汉中密约”的国民党38军也加入人民军队。再后来，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，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。由此可见，“汉中密约”的统战之功是巨大的。

对陕军而言，因为“汉中密约”的签订，免于与红军交战，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，从事陕西省的公路、水利、绿化、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，并将蒋介石的“扼虎”政策，巧妙地变成了“益虎”政策，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，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。

大难临头 蒋介石通缉要犯

交通线上的频繁活动，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注意。1934年6月的一天，孙蔚如给武志平看了一封蒋介石发来的电报：

据密报，有武志平其人，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，住在西河口附近，经

常给共匪输运军火、汽油等物，仰就近查缉，并告。

蒋中正

武志平镇定地说：“我的一切活动都是按孙军长的意图办的，如今出事，诚愿丢兵卒，保车马、保将帅，听凭孙军长发落。”孙蔚如心思沉重地说：“红军的事，只好到此为止了，你再到那边去一下，请他们谅解。”“巴山协定”就此停止。

陕军罢了武志平的官阶，不发薪金，不准留汉中。张国焘、陈昌浩也婉拒了武志平参加红军的请求。他在汉中待不住了，连忙撤掉了红色交通线，将交通线上的几个站长和骨干做了巧妙的转移和安置。但武志平的爱人陈新英却落到了国民党特务手中，背火热炭桶、上电刑、长期坐班房。西安解放解放军把她从西安监狱救出来时，她因饱受敌人摧残，精神已经崩溃。

地图后话 傅钟撰文颂奇勋

长征途中，张国焘违抗党中央北进命令，擅自率领已过草地的左路军返经草地，南下四川，并电令徐向前、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南下会合。这时，右路军将领意见分歧，参谋长叶剑英挟地图而去，交给了毛泽东。这份地图就是武志平给红四方面军的那份见面礼。

北平解放之后，徐向前住在颐和园，武志平任北京市园林管理委员会副主任。有一天他去颐和园检查工作，俩人碰到一块，徐帅把他请到家里吃火锅。谈起“巴山协定”，徐帅说：“你送来的那份地图，独一份的。我在川北作战用它。长征中叶剑英把它献给党中央，一方面军长征北进依靠它，后来保卫延安，毛主席就是用它指挥作战的。”

20世纪80年代，笔者有幸参加党史、军史活材料的抢救工作，采访了武志平、傅钟、徐以新、陈明义、童陆生、符先辉、王定国等许多亲历者，并对川陕边界的涉事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，写出了33万字的《杨虎城的密使》，1989年初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，序文就是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在病中写成的，序名：《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》。

文章开头指出：“在革命战争年代，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不畏艰难险阻，面对坐牢杀头之祸，肩负着兵运、交通、情报等秘密使命，出没于敌军营垒之中，奔走于白色恐怖之下，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，立下了不朽功勋。50多年前我所认识的武志平同志，就是这样一位名扬大巴山的传奇人物。”

文章第三段说：“武志平同志带给红四方面军的宝贵礼物是川、陕、甘三省的军用地图和西北军用的密码底本及其他联络信号，这些与军队存亡、作战胜败攸关的机密要件，是他冒着生命危险，穿过深山密林，闯过土匪、民团的封锁阻挡才安全带到的。他把这些礼物交给我，我当夜派骑兵班把四川地图送给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同志，把密码底本和其它材料送给了川陕军委和四方面军总部。此后，这些贵重物件，不仅为我军在川陕作战接连取得胜利起了很大作用，而且出人意料的是，在震惊世界的长征中，陕、甘省军用地图，对于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，也发挥了作用；而密码底本，对于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及时破译敌军密码，掌握马家军动向，同匪徒进行殊死战斗，也起了重要作用。这些，武志平同志自然预料不到，但他当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”■

注：武志平离休前为国务院参事，卒于1991年10月。